不是所有的岁月都在心灵留痕

■李 鑫

书里书外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人生一世，不是所有的岁月都能在心灵留有痕迹。所谓岁月有痕抑或岁月无痕，不过是我们感知生活的状态。从这一点上说，它与我们人生态度的热烈或平静有着很大关系。

很多时候，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总是在追求不同的境界，有的人追求热烈，有的人则追求平静，也有不少人在不同的生命时段将这两种境界互为转换，却很少有人能将人生的状态永远保持在激情与平静的同一频道上。一个人从平静到热烈的过程并不一定得到多少人的认可；而从热烈走向平静，则多会被人赞誉或者尊崇。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彻悟，也是一种境界。我觉得，我所说的这两种现象，在军旅作家曹新旺身上似乎就体现得特别明显。

曹新旺最早是否平静过，我不能完全论证，也许少年的平静不能称之为平静，而只能称之为内心的稚嫩与青涩。但他有过从“平静”走向“热烈”的过程：这就是他到部队以后，从不懈怠自己，面对工作、面对事业，总是充满激情。而当和他聊起读书，可以感觉到，他又很具有一颗超越尘世的平静之心。他那些对问题与世事充满独见的观点、包容的心态，让人感受到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常言说，以文会友。我对曹新旺的认识，更多的是在他那一篇篇有个性的文章中。

我记忆最深的是2016年早春的一天，他从电邮中给我传来一篇杂文，我读后觉得文风新颖，就把它转给了长征副刊。副刊编辑也觉得此文文笔犀利、见解独到，把古典文学中一些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老故事独辟蹊径地找到了新的解剖点，尤其是他以共产党人所提倡的党性论起，谈古论今，一针见血地批评了“讲人情不讲党性，讲山头圈子不讲政治纪律”的现象。

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稍有个性的文章、稍有性格的观点在发表之后被人关注、发生热议都是在所难免的。曹新旺的这篇文章迅即被各大网站转载，引起强烈反响和观点碰撞。一些媒体在评论专栏中对此文进行评论；更有史学家也站出来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有赞成的也有批评的，一时间好不热闹。我认为，曹新旺这篇稿子的写作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对一部中国世人皆知的古典小说能品读出自己的感受，写出自己的心得，且没有人云亦云，至少说明他书读得认真。

从曹新旺这篇杂文中，我对他有个直感：曹新旺可能读过不少书，而且他读书一定有做笔记的习惯。后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起这个话题，果然应验了我的猜想。他说，其实他属先天不足之人，当年因家境贫穷，在青少年时代并没有按部就班地上那么多学。但是，他深知学习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从少年起他就酷爱读书，而且涉猎广泛，中外的文学名著，能看的他都找时间去看。尤其是近几年，他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四书五经》《资治通鉴》《菜根谭》等书籍，他通过摘录、剪贴、死记硬背等方法来恶补自己所缺乏的知识。恒心毅力加上他不错的悟性，这些文字都在他的阅读与思考中发酵。此间，他所写的评论、杂文多是从历史故事中寻找灵感，这些作品谈古论今，纵横四海，视角之独特，文笔之老辣，不仅让人拍案惊奇，还给人以诸多启迪。

也许与曹新旺的工作性质有关，在写作上，他一直是个多面手。

曹新旺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穷，无法再继续读书，选择了入伍当兵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到部队后阴差阳错地迷上了新闻写作。他并非新闻科班出身，也没有经过正规新闻专业系统培训，却在新闻写作这条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十分扎实。这些年，他在国内媒体上不仅发表了不少新闻作品，还获得了不少奖项。由此很让新闻同行与业内人士刮目相看。

正是有从“平静”走向“热烈”的过程，曹新旺在初进军营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当一名侦察兵，或者在战斗班里当一个步兵，但命运有时候就是那么别出心裁，他的这些小理想都未能实现。那年，上级把他调进了团里的锅炉房。除了为全团官兵供应开水，到了冬天，他还带领几名战士烧大锅炉。虽然每天都是一脸煤灰，但他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他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为全团官兵送来了温暖。但他哪能想到，这锅炉一烧就是三年。

此间一些战友点拨他：烧锅炉能烧出个啥名堂，再烧也是个“锅炉兵”。可曹新旺属于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去努力做好，而且要做到极致的那种。作为军人，他永远信奉那句“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励志箴言。他不仅工作干得更为起劲，还在业余时间开始了自己的写作计划。那年，他看到《解放军报》在举办新闻函授班，当即就报了名。一有时间，他就钻进教材里，从新闻的ABC学起。从发表火柴盒、豆腐块，到发表整版的大块头，从消息、通讯到报告文学，从评论、杂文到散文、小小说等，各种体裁在他的作品里都有涉及。

细细琢磨曹新旺近几年所写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时评、杂文，不仅是文笔老辣、观点独到，而且已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就是他通过对政治理论的用心学习和对历史文化的悉心研读，从这两点之间找到发力之处和升华之点。我觉得，这非常珍贵。这么多年来，曹新旺孜孜不倦地努力，踏踏实实地做事，所养成的这种学习自觉，应该说又是一个“热烈”与“平静”交融。

可能我对曹新旺的了解更多的是出于他的作品，不少熟悉他的人们在议论他作品的时候，还会讲起他的性格特点，说他敢于担当，性格直爽，还疾恶如仇，爱打抱不平。这一切，在我和他的接触中并没有亲眼见到，但我相信一条，当一个人有那么多充满个性、充满特色的故事让人传说，再有那么多文章在一篇又一篇地被人关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在“江湖上”已经算是有些风骚了。

曹新旺喜欢一句话：“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句出自岳飞的血性之作一直是曹新旺的励志格言。今天，他在部队政委的岗位上能够结集出版这本书，而且取名叫《岁月有痕》，足以说明他所保持的一种热烈之情。

唯有被心灵深深记住的岁月才会有痕。我读曹新旺的这部书，能感觉到他的每一个字都在抒写着自己的心灵。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书写基层官兵的热血脉动

——读报告文学集《火箭军的小人物》

■公方彬

翻开作者何亮泛着墨香的《火箭军的小人物》（华艺出版社）一书，深为那一个个生动活泼的基层官兵们感叹，同时也感叹作者独到的视角和观察力，以及由此而生的表现力。这种功力源自作者的情怀——基层官兵们的生动形象其实就是作者内心世界的投射。文学作品之所以富于感染力，未必全是文字功夫，更与作者的审美品位或精神世界有关。所谓文如其人，讲的就是文里文外的格调。

从《火箭军的小人物》这本书的众多采写对象也可看出，何亮总是不辞辛苦地深入基层部队和偏远哨所，勇赴有火箭军部队参与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前线，去寻找那些“如果你不去挖掘就没人知晓的小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寻找那种在繁华都市和大机关里已很难存在的真性情，其实这也正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最深层的热血脉动。

我喜欢读何亮的作品，就是因为文如其人。这也是以前读其《兵词·1970》《核盾》两部长篇小说时都产生了写点什么的冲动的原因。这本《火箭军的小人物》属纪实文学，觉得格外亲切和富有感染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书中一个个人物的所作所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喜怒哀乐与自己的从军经历竟是那么相似——《自胜者》《为了母亲的微笑》《好兵何贤达》《带兵哲学》……读着这些篇章时几乎会产生错觉，这些主人公不就是当年的自己吗？

我相信每一个拥有军旅生涯者都能从这群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身影。

何亮在谈及此书创作风格时说，“自己求的是质朴和平实，有些篇章就像白描”。其实这也是他以前许多作品的一贯风格。我非常赞赏这种风格，因为我们的生活原本就是质朴的，我们的人生原本也是平实的。当质朴与质朴对接，平实与平实相通，就必然触发心灵的共鸣。尤其当质朴平实的风格与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联在了一起，具有那种在平凡岗位“把自己的一摊事情做好、做精、做到同行里面出类拔萃”的精气神，就更加意义不凡。《戈壁深处的尕树》中那位叫郑寿福的小战士，一个人守在高原戈壁的油库，过年时跟爸妈打个电话只说自己挺好的，放下电话才抹一把眼泪；《活佛的眼泪》中那支在玉树震区为抢救危楼里的文物而组成的敢死队，先要求“党员干部，站出来”，又改为“党员干部中结过婚、有了孩子的，站出来”，让目睹这场景的活佛也为之动容；《我，中华工兵》里面那位腰椎受伤、打着钢箍还坚持进坑道当安全员的余华兵，能够从细如蛛丝的裂缝间看出塌方前兆而“一哨救了许多命”。这些故事都让人一睹难忘，深受感动。

感动之余更多的是引发思考。我们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该怎样观察生活和记录生活？怎样才能由一部作品和具体人物来折射出一个时代特有的精气神？这些年来，热衷于宏大叙事的文学作品不少，奔着“畅销”和迎合市场口味去的作品更多，却要么是站位显得很高但接不着地气，要么是一味追星媚俗而少了些浩然正气。我不能说何亮的《火箭军的小人物》是一部反映时代的伟大作品，但至少可以说，他能够走到军队基层官兵中去挖掘美好情愫和纯真品质，以此启发和引导我们的思绪，这就有了起于平凡而并不止于平凡的特殊意义，让我们从一个个鲜活人物身上感受到大时代的精神脉动。

参天大树离不开根基。没有对深埋于地下汲取养分输送力量的虬根细须的关注和了解，就没法懂得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与军队的生存之本、力量之源。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并不否认英雄豪杰们的伟大作用，每个时代各种运动都需要英雄人物来造就时势，引领风潮，但是说到底，任何英雄豪杰也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离不开每个个体以一砖一石筑就的基础。就像希腊神话中那位大名鼎鼎的安泰，纵有百般神勇，一旦脚跟离开大地就会力量尽失。而一个岗位平凡能力也远非突出的基层人物，只要尽职尽责地履行属于自己的一份使命，表现出性格的坚韧和心地的善良，历史就将向其表达由衷的敬意。

历史演进自有其规律。为了探寻这种规律，人们总得以自己的视角去观察。瞄向英雄豪杰是一种视角，这对于从宏观上把握时代脉搏、预测历史走向当然有用，但是将视角瞄向平凡人物，书写平凡中的伟大与崇高，才能真正记录一个时代的诸多细节，日后也会成为历史的细节。何亮在自序中说他希望能用这种方式“从某个侧面反映出火箭军成长壮大的历史”，我感觉他确实做到了。书中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映射出了一部大历史，而且是有情感有热度的历史。

我最难忘的一本书

书籍，人生旅程的精神滋养

洞见信仰的光芒

■刘正阳

翻开《革命先辈战斗诗词选辑》（解放军出版社），几位革命烈士的名字映入眼帘：帅开甲、杨超、周文雍、夏明翰、汪石冥、刘绍南、殷夫。“革命何须怕断头”“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等著名诗句就出自以上诸位烈士笔下。读罢，一个个豪迈、乐观、忘我的形象跃然纸上，我仿佛看到他们如炬的目光、高昂的头颅、紧攥的双拳，还有对死亡的决绝……

他们，正值人生芳华。

他们所处的时代，家国罹难，长夜漫漫。

他们以行动昭示“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血荐轩辕，为生民立命。

杨超被施以火烧、电击等酷刑，对党组织的秘密依然守口如瓶；周文雍和陈铁军临刑前当众高呼：“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同志们，永别了。希望你们继续战斗！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刘绍南砸烂敌人招降的宴席，面对敌人以年迈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来劝降，只留下一句“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便拂袖而去。敌人的威逼利诱对他们毫不奏效。

这些今日读来依旧荡气回肠的诗词，有的题写在狱中墙壁上、有的撰写在遗书中、还有的是就义前即兴所赋。对革命、对死亡他们早已深思熟虑，对自己的选择更是坚定不移。与世诀别之际，诗词明志，既是发动革命群众的“宣言”，也是投向敌人的“匕首”。

掩卷深思，感慨万端，一个问题萦绕心头。究竟是什么让他们甘愿放弃生的希望，甘愿抛家弃子？我想，如果能够超越对亲人的眷顾、对死亡的恐惧——这些人性天然而本真的取舍，一定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在发力。“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种力量就来自于信仰，笃信共产主义，一心救国救民，“虽九死其犹未悔”。

耀眼的光芒刺破漆黑的夜空。彼时的中国战祸频仍，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满天风雪满天愁”，中华民族劫难当头，民族精神沉沦在即。就在这窒息的黑暗里，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火炬熊熊燃烧，令我想起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语：“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在这片混沌与动荡中，光明已经孕育。

光芒源自追求真理者吐故纳新、上下求索。这群青年人生长在中华文明跌落谷底、几近衰亡的年代，却有幸经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洗礼。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有的毅然与旧家庭决裂，有的辗转追寻才走上革命道路。在革命斗争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意志如钢的共产主义斗士、时代最杰出的青年。共产主义信仰扎根灵魂，成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力量源泉。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些年轻的生命在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遭受重创之时陨落了。他们多是党的优秀干部、工农运动领袖，却没能看到革命胜利，甚至牺牲年代久远，又太年轻，以至于被今天的大多数人遗忘。他们甘当革命的“铺路石”，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党的成长成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而这些，不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国革命的“星火”吗？

年轻英烈们的精神之光穿越时空，恰似一面面镜子，让肮脏龌龊的灵魂无处遁形。一些腐败分子辜负组织培养、人民信任，忘记了先烈们“记取豫章城下血，他年化作杜鹃红”的遗训，销蚀着“春满人间尽自由”的盛世，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还有极个别无知的年轻人，诋毁英烈、歪曲历史、扮“鬼”作秀，上演了一场场亵渎民族尊严、伤害民族情感的荒诞闹剧，无疑是民族的败类。

如今，虽世殊事异，为国为民初心不能改。肉体上的摧残已然远去，精神上的蛀蚀却不断增多，我们只有从先烈手中接过信仰的接力棒，才能百毒不侵，传承血脉，行稳致远。

《铁腿神枪》

微观冀东抗战

■廖振寰

长篇小说《铁腿神枪》（中国文史出版社）是作者董连辉继《长城证明》之后创作的又一部微观冀东抗战的作品。冀东抗战异常惨烈，孤悬敌后、浴血搏杀13载。冀东八路军最早主力团12团建团初期的团职领导无一人幸存，牺牲的营以下干部战士更多。小说以冀东八路军12团首任团参谋长兼一营营长、神枪手欧阳波平烈士为人物原型，在还原真实历史人物基础上塑造了一位智勇双全的传奇“战神”形象。小说视角独特，透视了冀东抗战的残酷与悲壮，情节曲折感人，人物刻画个性鲜明，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今日阅读

苔花胜似牡丹开

■褚迎冬

生活淡如平湖，故事越是传奇便越能抓住人们的眼球。就如江湖万千豪杰，功夫最高的偏要是那个扫地的老僧，就如《中国诗词大会》高手云集，夺冠的偏要是那个送外卖的小哥——雷海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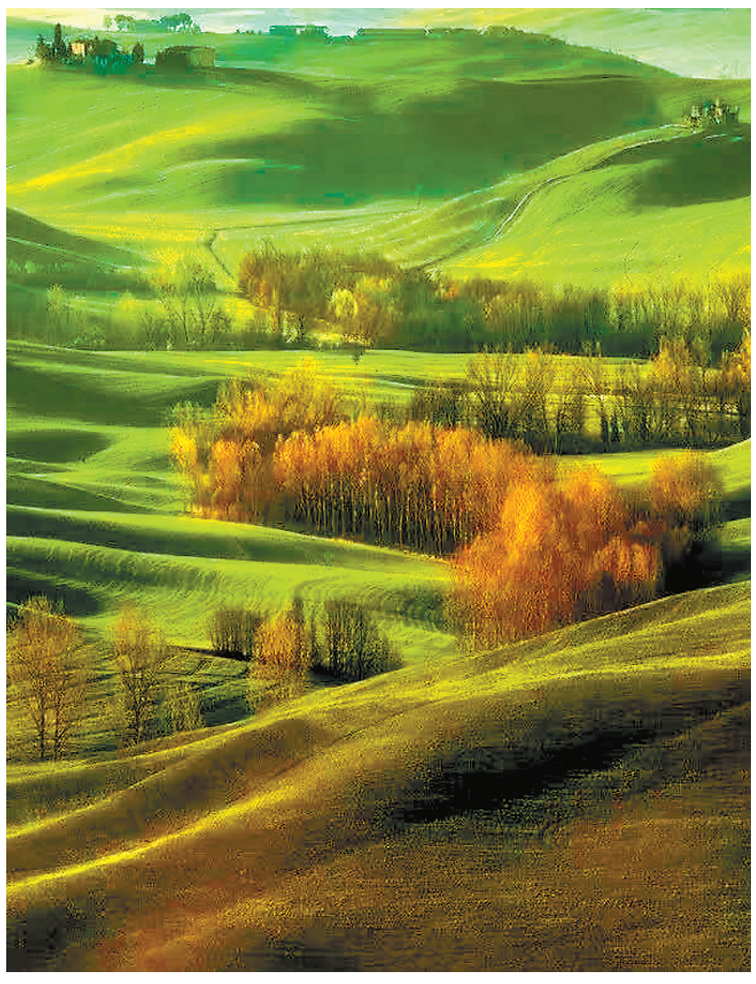
没有润湿眼角的热泪，也没有按捺喜悦紧握的拳头，夺冠后的雷海为面带微笑抱拳拱手，谦逊地答谢观众的鼓励和老师的帮助。“外卖小哥”的身份让太多人把他的夺冠看作奇迹，殊不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凡成功皆因坚持。

在雷海为的世界里，送外卖是他的工作，诗词才是他的生活，浸淫诗海十三年，源自心底对诗词真挚的热爱。古言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喜欢一样东西成为生活的情趣，便会不自觉地生发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情感来。雷海为对于诗词便是如此，一日不见思之若狂，也才会有十三年的坚持，才会有因诗中杭州山水如画，便要跑去杭州看一看的浪漫。对于一个事物倘若爱得深切，时间便如白驹过隙，莫说十三年，便是三十年亦是转瞬而逝了。

雷海为能记忆诗词近千首，不是朝夕之功，而在于平时的点滴积累。古人读书有“三上”：马上、枕上、厕上，讲的是读书要手不释卷，利用好零碎时间。雷海为也总随身携带一本《唐诗三百首》，无论等餐或者休息时都要拿出来看上几首，甚至等红灯的片刻他都要把刚刚看过的诗词在脑海中重复一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首首诗词就像一粒粒细沙，终于在岁月的撮合下汇成了沙漠，席卷了今天诗词大会的舞台。

在当今时代，“外卖小哥”似乎理应是一副坐在路边捧着手机展开碎片化阅读的模样。但雷海为有自己坚持的梦想，只要有梦，即使小如苔花，亦可如牡丹般绽放。诗词大会舞台上的每个选手都是经过严格筛选、饱读诗书的才子，但赛场亦战场，有的人狂悲狂喜，有的人盛气凌人，雷海为却总是泰然自若、从容淡定，颇有将风侠骨，生活中能做到秉香自持，“不受物之汶汶”者着实不易。雷海为能十三年如一日专注自我沉潜诗海，或许是见惯了诗词里太过浓烈的爱恨情仇，舞台上这普通的悲喜和生活中乏味的诱惑已惊不起他内心的半点波澜吧。

“你所有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中的奔波和辛苦，你所有偷偷躲在书店里背下的诗句，在这一刻，都绽放出了格外夺目的光彩。”在成为第九场的擂主后，主持人这样评价雷海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岁月是擦掉记忆最好的橡皮，微澜也终会归于平淡，而能否成为“扫地僧”，还在于心中的那个梦想，是湮没于时间还是随岁月燎原。



大美中国·春来早

王付华摄

长征 第4178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20分 印完4时20分